

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

李五泉/著

街上 有 狐

中国青年出版社

街上有狼

李五泉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熊耀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上有狼／李五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1

(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06-1988-X

I.街…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2737 号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5印张 2插页 257千字

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16.10元

火狐狸·雪狼·电脑时代

——“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

“雪狼长篇小说系列”序言

蒋 巍

1

在风雪迷漫的北中国，在大森林大荒野的杂花草丛和大都市的小巷中，一批火狐狸和雪狼亮丽着狡猾的绿眼睛，摇曳着美丽的尾巴，从地平线那边逶迤而来了。

粗犷而不失细腻，野性而偏多温情，凶猛而又很仙灵。

在北方生物圈里，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角斗中，想活着就得有力量和智慧。力就是美，加上智慧便能脱颖而出。

这帮家伙就是北方风暴的产儿与灵妖。都是哈尔滨地面上的种儿。一批很猛很冲也很沉实的作家。有被文坛发现的，有被自己埋没的。在漫长的冬季里，北方人好猫冬，能耐得住寂寞，能长久地沉浸于自己的感觉、幻想和哲思之中。猫冬时候他们睡觉很懒，伸懒腰时骨节咔吧作响。有酒喝，能交朋友，就特别地来情绪。要他们和她们为交差为骗稿费爬格子，他或她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也要耍赖。可真操家伙爬格子（这是

DQ73/16

指以前。现在哈尔滨作家的创作基本电脑化了),也会发狠,能自己跟自己玩命。

“哈尔滨是不该寂寞的,中国文坛有那么多巨人巨星新人新著,灿若星海,我们哈尔滨咋的?北方的虎啊熊啊,包括狐狸和狼活得一向很英勇,叫得也很嘹亮苍劲。那么在莺歌燕舞的中国文坛上,我们为什么不来点儿莽莽苍苍的北方的声音,来上一场群体大合唱呢!”

一九九三年,哈尔滨就这样激励着自己的作家。

南方怕哄,北方怕激。

这帮男女作家们听了,血脉贲张,豪气陡长。咱就玩命罢,每人写一部长篇小说。

2

郑重声明:

北方人是野点儿,说“爱你”的时候跟说“揍你”的冲劲儿差不离。但我们没别的意思,绝没有横行乡里的意思。中国文坛地广人多,我们不敢。我们只是见文坛很兴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我们也想小打小闹儿做点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成阵容地出山,只有如下目的:

为给中国文坛添点儿热闹,添点团结气氛和繁荣景象。

也是给五千年文明古国垒点儿嶙峋的山石和粗砺的原木。

也想给现今热中于文学实验的、多阴柔之美技艺之美的中国文坛来点北方野性的和原生态的风,不敢说阳刚之美。我们很崇敬别地方作家,觉得他们和她们真是才华出众,可敬可爱一如国宝“熊猫”。但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为“熊猫”存在的。光

有“熊猫”，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单调。那么，我们宁可做骨瘦如铁、毛长如箭的“火狐狸”和“雪狼”，以示今日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丽局面。

3

我们绝不是靠一股猛劲冒一股傻气。

相互瞅瞅，大都乳臭已退，人到中年，艺术上练摊儿也练过多年了。十几年来，进大学的，进研究生班的，包括闷头自修的，从哲学、文学、历史到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理论，差不多武装到牙齿了（尽管学习是没有尽头的）。而且一些作家自愿下基层挂职，当市长助理、县长助理的，到大学当学生处副处长的，等等，很是认真地体味过新生活。人民和这片土地真是给了好多好多营养，时代和这热土上的历史也给了好多好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滚沸的激情。

已经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多数作家蠢蠢欲动，呼之欲出，有的已在埋头苦干。文联只是起了一个好似“义勇军进行曲”的作用，说了些激昂的话，做了些服务性质的工作。整个事情是火狐狸和雪狼自愿的，挺胸收腹站成一排，迈开步走出来，以供大家检阅，还有批评。

在文学艺术王国中，长篇小说是巍峨的大厦。看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魂魄，恐怕就不能不从它的文学积淀中寻找形影；看一个民族对自身以及所处时代思考和认识得是否深刻成熟，也须从文学这面镜子中加以判断，首当其冲的非长篇小说莫属。回眸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那些优秀的、特别是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性长篇小说不胜枚举，星汉灿烂。在那丰

厚的文学基石上，俄罗斯、法国、英国，当然也包括中国等等，向人类贡献了多少巨人和传之永久的瑰宝呵。那以后的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作家，无一不从那些巨人的巨著中汲取了精深而丰实的营养。

它们养育了今天的人类和今天的文明。

我们又想，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东北部，这片苍茫而阔大的黑土地是独具特色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阿里巴巴山洞。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里面的珍宝据为己有，然后擦亮，拿出来向世人炫耀。地球的背面曾有过一个开发西部的狂潮，并由此引发了经济、文化的一次大发展，至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人还为西部牛仔所倾倒。而中国也有过一个开发东部的“闯关东”浪潮，自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清廷开禁，前后绵延一个多世纪。这段历史惊心动魄，血肉横飞，催人泪下。其悲壮程度与地球背面那些事相比毫不逊色，并且极大地丰厚了这方土地的文化性格。黑土文化与江南的纤秀斯文相比，更多风骚和慷慨悲歌；与中原的本分凝重相比，更多血气匪气和旷达；与西北的古旧执著相比，更多土著与移民以及外来文化杂交的斑驳绚丽。这批作家包括我本人，许多都是满汉合璧的后裔。这样的土地这样的风情人物，在长篇里展示起来该是怎样的浪漫呵。

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发芽，连炊烟也香得麻人。地灵人杰，我们虽非人杰，可狐狸的狡猾和雪狼的勇猛还是有的。历经两年惨淡经营，一九九四年成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选中五部，定为“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今年刚刚成稿的，时代文艺出版社选中四部，定为“雪狼长篇小说系列”。

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狐狸和狼，人们会失去多少美丽的童

话呵。

4

作家，尤其大腕儿作家都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主儿。在一块呷呷咖啡，论论忧国忧民的事情，大都是高雅而和谐的朋友，堪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待到干起活儿来，则对不起拜拜了，门上贴一张纸“谢绝采访”或“某某不在家”之类，客厅里便静寂下来，于是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数月之后准有黄钟大吕或类似黄钟大吕的大作问世。

北方人生猛，好抱团儿，有两肋插刀的血性，加上我们会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知道团结出生产力，也知道干任何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大家见面都横眉立眼或假装你好我好，分手之后都琢磨着损别人的牙眼儿，这样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自然界里狐狸和狼们还讲团结互助呢。何况，哈尔滨的作家自知自己是小地方人家，一见大世面脸就红得娇艳。那么，还是同舟共济，齐了心一起运作的好。

所有的故事、人物、结构章法，都端到台面上。这帮生猛七嘴八舌，面红耳赤，吵得天昏地暗，先后毙掉好几部天才的伟构。包括书名，你出一个馊的，我出一个臭的，最后选个最佳的。我曾为此深有体味地叹道，文学事业真是残酷的事业。

既是启迪，互助，也是较劲，刺激。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去拼命了。

不过成稿之后大家都礼貌起来，不再讨论也不再说一个“不”字。

我们尊重并爱护每个作家的劳动。出版社想上哪条“贼船”

那是出版社的权利。

别误会。别以为哈尔滨作家不行，非弄个互助组什么的。小地方人家不一定不行。

以往那几个世纪，欧洲大陆上这种文艺沙龙有的是，而且常由孀居的、会背许多诗的、身着晚礼服摇着羽扇的优雅的贵夫人主持。据说果戈里等等一些文学大家，包括音乐界许多比我们今天的大腕儿还大腕儿的大腕儿，都因在这种沙龙里受了友人或批评家或贵夫人的批评，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手稿投进了壁炉。

现今没有能做东儿的贵夫人。我们羞涩的居室和腰包眼下也没法子“沙龙”。但我很骄傲我们这群“穷棒子”的坦诚与团结。无论怎样，今天的时代火爆着，今天的中国崛起着，我们也很血性地为中国文坛添了点“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小景致。这就足够了。

语言不过是一种媒介。语言的全部用处不过是传递价值，传递某种对真理和生命的思考。我们把自己带着火焰的心捧出来，这就足够了。

文学是过程而不是状态，是航行而不是港湾。我们把自己英勇地投入奋然而前行的过程就足以自慰。

5

地球是愈来愈小了。

我们都记得毛泽东曾打过一次乒乓球，那只白色小球击到球台上，然后撞了地球一下，地球便晃了晃，起了经久不息的风云。毛泽东笑了，说这地球真乃“小小寰球”也。

到了今天这时代，人类玩起了高科技，足不出户，整个地球

村乃至遥远的星系星云便在眼前了。哈尔滨建城不到百年，旧时代的野心和新时代的雄心风风火火令她拔地而起。匆忙之中，她留有许多落后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落后的地方和很能弄潮的事情，譬如哈尔滨姑娘的时装就常教人瞠目结舌，不少来自香港乃至东京巴黎罗马的新潮，这边很快也很勇敢地就给你招展到街上去。还有哈尔滨的作家，一大批兴致勃勃玩起了电脑。“火狐狸”和“雪狼”两大长篇小说系列就是人脑加电脑的产物。

文学创作这种个体性极强的精神活动，竟然加进新的高科技因子和新的力量，这大概就是A·托夫勒说的“力量的转移”罢。这是一种新感觉，一种有如两个生命相亲相爱、相互触摸、呼吸相闻的新感觉。譬如我的长篇《海妖醒了》，原先备有一份创作提纲。当我端坐在电脑前开始敲击键盘时，全盘设想忽然起了变化，仿佛一种神秘的力量导引着我走向另一个方向。提纲大部作废。

电脑有如林黛玉，我体会。她会温柔地提醒、提示和丰富你，教你知道怎样说怎样做更好；你得小心翼翼地向她发出正确的指令，她才会温顺地服从；有时她也会抗拒你，那是因为她知道你爱她却知她不深；她永远端庄着，也教你时时端庄得有如绅士；有时她也会患病，病毒引起的，于是她衣衫零乱，说一些叫你莫名其妙的呓语，令你胆战心惊，唯恐她连带你的心血你的爱一起香消玉殒；但无论怎样，与她相伴你会觉得自己分外聪敏，好像脖子上挂了一块“通灵宝玉”。

“火狐狸”就这样驾光掣电风驰而来。

电脑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极其微妙，凡是用上的就再也离不开了。

一个激动人、诱惑人也折磨人的当今中国。原先也激动，不过激动人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原先也折磨，那是往死里整的折磨；原先也诱惑，那是从文明向落后愚昧、从人性向兽性倒退的诱惑。

现今激动人心的是邓小平石破天惊的伟大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气势磅礴的伟大变革；现今充满诱惑的是民族振兴、国运昌旺的伟业，生命价值、聪明才智的闪耀，勤劳致富、成名成家的美梦；现今折磨人的是来自历史的种种羁绊，转型期的种种阵痛，更高因此也更多忧郁的精神追求，乃至人在社会坐标系上重新定位所遭逢的悲欢离合。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部头。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太大了，它的文明也太古老了。中国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震撼全球波及人类影响历史。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今人恐怕很难做出全面而精确的概括，但可以说的的一句话是：它的伟大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生在这样的国度，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有幸做了她的速记员。不必说她的五千年文明史，给我们留下多少血气方刚或缠绵悱恻的演义故事和文学积淀了，即便是共和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她所经历的英雄时代（文革前）、蒙昧时代（文革中）和理性时代（文革后），也给文学巨著和巨匠的诞生铺排了无比丰富的营养和阔大的产床。

中国期待着那一声嘹亮的号啼。明天或明天以后会有的。

北方人多侠肝义胆和牺牲精神。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

是地狱。但也有另外一种译意：地狱是其他人的。不，我们不这样想。我们是抱着“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想法来写书的。我们宁可拿我们的书做方砖，连带我们的血肉铺成新的路。“火狐狸”和“雪狼”奉献自己和牺牲自己的目的很高尚：我们期望国宝“熊猫”的美丽不会太远了。

1995年4月16日于衔泥巢

第一章

一切源于一个美丽的阴谋。并不是所有的阴谋都是灰色的，这阴谋发生在十九岁的山民陈九和十七岁的官家小姐陆瓔身上，就带上了美丽的光环。

宣统三年初冬的那场暴风雪早有预兆，几天前就有铅色的云块在上空飘浮，越积越厚。那年的夏天气候就反常。连续不断的大雨使得山洪暴发，一泻千里，茫然四顾，到处是水泽和被水淹没了的庄稼。六神无主的黎民百姓对一反常态的大自然充满恐惧。当厚重的云块不断集聚时，人们就感叹说今年肯定是个雪大奇寒的冬天。

后来就落下了那场烟儿泡大雪。呼啸的西北风裹着黄豆粒大的雪雹，恣意地在老林山沟里打旋，撕扯着冻枯的树枝，席卷着大团大团的落叶，连碎石也被吹得在沟坎上翻滚，山猫野兽都躲藏得无影无踪。暴风雪从黄昏掀起，肆虐了一夜一昼。就是在那一夜，在那个偏远、荒凉的山沟里，孕育了那个惨烈的故事。

当铅色的云块越聚越厚，那凛冽冷风像蛇信子似的在山沟里游串的时候，陈九的父亲和母亲预感到暴风雪的临近。他们备好马，检查了秧子房的门窗，阴沉着脸忐忑不安地上路了。陈

九是目送着父亲和母亲上路的，母亲跟在父亲的身后出门时瞥了陈九一眼。母亲湿润的眼窝里隐约流动着期望和哀怨。那哀怨深重而绵长，那目光明白无误地证明，陈九酝酿了两个月的阴谋被穿透了。他的心突突地狂跳，脸也扭曲得十分不自在。

陈九站在柴门前的粗石阶上，目送着父亲和母亲骑着一黑一白两匹胡马，消失在白桦林中小路的深处，确信再也没有人监视他了，竟激动得腿抖了起来，身上的尿水一时涌向小腹。他迅速地解开裤子，拽出家伙，肆无忌惮地冲着灌木丛淋射起来。整个山林静得出奇，几只黄嘴山雀被尿声惊起，扑着翅膀向山坡飞去。环目四望，被阴云半掩半托的山林显得色彩单一而凝重。

陈九的目光落到越聚越多的云层上，他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只要风雪一降，山林就会被大雪封死，使山沟与外界隔绝。他的阴谋也会被这大雪粉碎。想到这里，他唿哨一声，跳下石条台阶，飞快地向后山坡跑去。枯黄的叶子在脚底下发出嚓嚓的响声。山林里只要不下雪，向阳坡上就仍有青草和老绿野藤在厚重的枯叶下挺着，陈九有几次险些被这些东西绊倒。他连跑带跳，扑向那半掩在地下的秧子房。陈九气喘吁吁地靠在门板上，柴门扇子很旧，干裂着细密的纹路，摸上去粗糙扎手，但非常坚固。那把大铜锁快锈死了，陈九的父亲每次都骂咧咧的半天才能打开它，但这却难不倒陈九，他用一根打磨得锃亮的半截子铁钉熟练地打开铜锁，推开柴门，低头钻了进去。

陈九站在门里的空地上，被从外边射进来的光照着，耀得眼睛一时还看不清这半地下的秧子房的情况。但他知道陆家小姐就坐在铺着孢子皮的炕沿上。他睁大眼睛怔怔地望着，陆家小姐那苍白的脸庞就满月似的隐现出来。看到这张清秀白皙的脸，他的下身就发热发满，膨胀出一种强烈的欲望，这欲望苦苦

缠绕着他，使他心神不安。

两个月前，正是这张满月似的脸庞打动了，激起了他要改变十九年来沿袭下来的生活轨道的愿望。他喜欢她，粗暴地将她占为己有。他现在要带她逃离这荒野山沟，去过另外一种日子。

陈九适应了秧子房里的光度，看清了陆家小姐的整个倩影。她正安详地望着他。陆家小姐长久不见阳光的脸有些浮肿，苍白的脸上没有出逃前的激动、惶恐。她对陈九密谋了好久的出逃计划似乎没有多少热情。她平静地望着陈九走过来，便顺从地仰面躺了下去。

陈九压抑着自己膨胀起来的欲望。他站在炕沿边上，俯视着躺着的陆家小姐，他没有去抚摩她，也没有在她身上癫狂。他努力把冲动变成一种庄严和持重。他俯下身去贴着陆家小姐的耳朵说：

“我们逃走吧，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里。”

“我不走。”

“我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

“再不走你就会死在这里，我不会让你死掉的。”

“我宁肯死在这里……不……我准备死在这里，你千万别管我。”

“你疯了？”

“我没疯。”

“好端端的为什么不逃命？”

“我的命是死，不是生，逃也逃不掉。”

陈九不明白陆家小姐为什么不肯逃走。但这无关紧要，现

在陆家小姐是他的，整个死静的山沟也是他的。他会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件事做到底的。他把手伸到陆家小姐的身子底下，想把她抱起来。陆家小姐顺势搂住了他的脖子，拉陈九躺在自己身上。她把嘴附在他的耳朵上，柔声地说：“我不走，我要……我要你再来。”

陈九触到陆家小姐的嘴唇在他耳朵上摩出的搔痒，还有她嘴里呼出的带甜味的热气。陈九的庄严和持重消融了，他迅速灼热起来，下体变得无限膨胀……陆家小姐开始脱衣服，华丽的绸衣缎裤摩擦着，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响过之后，裸露出白而丰腴的身躯、饱满硕大的乳房。这是一具读不透看不厌的魔体，随时都会使陈九膜拜。陈九像一个急着跳水救人的汉子，喘着粗气忙乱地解扣子，炕上地下立刻堆起杂乱无章的衣裤。两个人抱在一起，在炕上翻滚着，做起近两个月来一有机会就不断重复做的事情。这事情太美妙，令陈九陶醉，忘乎所以，如火如荼以至最终酿成了陈九的阴谋。

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突然暗了下来，从门缝里射进来的光线变得模糊，陈九吓了一跳，翻身从炕上跳了下来，裸着身子去开门，朦胧中他那白的身体闪现着，胯下的尤物摆来摆去，依然雄壮伟岸。门只拉开一道缝，一股强风钻进来，陈九冷得打了个寒颤。他探出头去，看到空中铅色的云块密集而厚重，山沟被遮盖得暗无天日。

陈九关上门，慌得去抓衣服，东一件，西一件地翻着。陆家小姐仍然躺着不动。陈九一边忙乱地穿着衣服一边喊：“快！快……”陆家小姐表情复杂地望着陈九说：“你打死我吧，留给我一条绳子也行……反正我不能同你一起走。”

陈九无暇应付这个脑袋里充满怪念头的官家小姐，他的阴

谋已经启动，谁也无法阻止他。他穿好衣服，又强行给陆家小姐套上他母亲的皮袄，套上皮裤，扎上绑腿，把她抱到准备好的排子车上，套上马，带上枪和干粮，选了一条别人不能走的路，扬鞭出发了。

陈九的父亲是个看秧子房的马贼，陆家小姐是马贼绑来的肉票。

陆家小姐的祖父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后来宦海翻船，被发配到这苍凉蛮荒之地，做一名小小的副都统。将军落脚之时，带领全家在堂上挂起皇上赐给陆家的吊着黄缎子的紫貂皮坎肩，焚香静室，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以示身处逆境不忘浩荡皇恩。

将军后来发现，这里不仅气候恶劣，地广人稀，而且盗贼猖獗。就在他面向京城，对着紫貂皮坎肩顶礼膜拜的那个晚上，就接到了马贼抢掠商民的谍报。将军怒发冲冠，拔出利剑，带领一队骁骑，踏着月色一路追杀下去，在山林边上，他们劫杀了马贼，一阵刀光剑影，血溅马嘶地厮杀后，夺回了商民的财物。归来路上，月光如织，遍野积雪泛白，马蹄嗒嗒作响，兵士手中的利刃闪着寒光，踌躇满志的将军不觉吟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佳句。面对沃野星空，将军仰天长啸，吐出久久压在心中的郁气。但将军不知道在这弥漫着风雪の蛮荒之地，消灭一股马贼犹如从牛身上拔下一根毛来。

而马贼却与陆家结下了世仇。

重新集聚起来的马贼们，决定报复陆家，他们绑架了将军的小儿子，也就是陆家小姐的叔叔，一名将军手下的骁骑校。这是马贼绑的陆家的第一个肉票。他们提出条件：官兵撤营减卡，官